



人性與自然性

殘雪的小說都具有思辨性。她表示，在《水鄉》呈現出兩個自我，「一個是自己的自我，再一個就是大自然是個大自我，就是我們講的大我小我。對我來說兩個就是一個，兩個就是一體化的。人是大自然的兒女。」

她認為，「……自然性就是人性了。我講的就是人性，全部都是講的人性，人性應該就是大自然的本性，這是我的文學和哲學的主張。」

殘雪說得有點玄，她自稱：「不過在文學作品中思辨不進入表達，只是通過身體外發信號。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是身體表達，純藝術表達。你看我是自動寫作嘛。在這種自動寫作裏面思辨已經轉化為身體功能了，這很少有人能做到。」

殘雪把小說的人物「放到最艱難困苦的地境裏面，那裏每個人都是那樣掙扎出來的，然後讓他去掙扎，看看我們人類究竟有多大的張力，能夠創造什麼樣的自由、什麼樣的奇跡。」

「那裏面每個人都掙扎出來了，在這絕境裏面，然後就去掙扎，（掙扎出來）那就叫自由。」

殘雪說，有些人很嚮往有空

閒時間，「每天就什麼都不幹，只消費不生產，那就叫自由嗎？那是不自由的。空虛會將人壓死。」

殘雪2021年出版的小說《水鄉》，打寫的是一群人超越死亡、尋求樂土的故事。故事假設洞庭湖畔的野鴨灘，是生命的永生理想國，到了這裏的人，都會經歷死亡體驗，有一番肉體與慾望的搏鬥。

殘雪稱，讓這些人經歷死亡的恐懼，只是讓他們「擺脫性的創造」，從而獲得新生。

《水鄉》與但丁《神曲》旨意頗相近，後者的主人公從地獄、煉獄到天堂的過程，與前者有某種精神的契合。

論者認為，《水鄉》隱喻既是人本身的故事，也是藝術家突破世俗的觀念，通過心靈的冒險，才能找到真正創作的靈感。

這部小說獲得西方評論界的推崇。

殘雪認為《水鄉》是中西文化的結合，「既有中國的這種物質文化的對大自然的這種刻骨的體驗，又有西方的思辨在裏面，把兩個東西我覺得我是結合得最好的。」

殘雪對她獨闢蹊徑的寫作道路，是頗為洋洋得意的。

（殘雪與「花蹤」，之六）



亦老成亦赤子

好多朋友計下計下，大都認識了好一段時間，至於有幾長時間就不必細數了！而其中有一對好合襯的，是最受我們歡迎的一對。他們是仍然與廣播演藝界永不分離的張文新、車淑梅！

最近偶然相聚，兩位老友邀請我們茶敘，二人很暖心，知道我們幾個都是步兵，他們又安排我們在沙田馬會午膳，新哥（張文新）特地做「柴可夫」司機，淑梅姐親自在火車站等待各人，如此照顧教我等很是感動！

他們夫妻二人在廣播道那些日子，都屬於我們這些在五台山奔走的「娛記」（把這兩個字用上引號，是因為感覺到我們被「白眼」），然而於新哥和淑梅姐身上，我們感覺不到，相反兩位都挺喜歡和我們交流，且是發自內心的。那些年我們把新哥當作「救星」，只要那天我們跑不到好的娛樂新聞，一定向新哥求助，他又真的是有求必應，他的腦袋中裝着很多點子，只要不影響他們的工作，他必定出手相助，我們見着新哥便成了「鳳凰」，他便是「寶」！香港在廣播和樂壇最璀璨耀眼的年代，新哥和他的一班好拍檔，還有

他的另一半淑梅姐，是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和支持！

所以每次有機會坐下來，我一定不放過新哥，他在廣播界和樂壇的故事、所見所聞，真的不厭百回聽，例如有關張學友、劉德華、黎明和郭富城的「四大天王」、「十大中文金曲」、「太陽計劃」等的活動；還有他前往內地學習、訓練的過程及得着；那過程都是充滿信心的！其收穫是滿滿的，一生也盛載不完！

幾十年後的今天，他們過着退休生活，但仍然是過往的老友記聯繫着，經常開心共聚，且經常做義務工作，他們又愛上了高球（高爾夫球），每星期都會打幾場。淑梅姐仍保持住她每星期主持的電台節目《舊日的足跡》，訪問對象更多更豐富，各個界別的精英都成為她的訪問對象。

我們這一聚有太多故事值得重溫、值得回味！



◆張文新與車淑梅兩人過着有意義的退休生活。作者供圖



童年陰影論

朋友說他身處的一間美國公司很注重個人覺悟，有時甚至超級誇張。在公平的制度之下，任何人被邀請晉升面試前，都可以參加面試準備班，以作一視同仁，及給予你機會反省人生。例如你需要回想你每個弱點與什麼童年事情有關，愈迫愈遠。我雖然非常認同原生家庭及童年對一個人的影響，但硬要人這樣去想，不似真正的追溯，反而本末倒置了。

結果是出現很多「戲子」都編出可歌可泣的故事來，例如我的軟弱來自爸爸曾經打我，我的缺乏自信來自5歲時那件事……若說不出這樣的話來，高層會覺得你沒有徹底探討你的人生。聽起來挺誇張，但若有看美劇，的明白他們習慣用童年經歷去解釋性格，雖然不是錯的，的確比亞洲社會更傾向作這方面的解讀。大家耳熟能詳的《老友

記》，最受歡迎的角色Chandler就常談到人妖爸爸如何養大他，父母離婚對他性格的影響，例如他會用笑話去遮掩自己的不安。以前看時覺得是搞笑橋段的公式，後來便知道編劇刻意講童年陰影。就算在一齣肥皂劇裏，他們也想用部分篇幅來談及家庭影響，這對我作為父母來說，是有特別意義的。

近來還有看另一套美劇，叫作《Community》，主角是自戀狂，但劇情發展下去，他常談到一早離家的爸爸，亦不斷說自己如何受此影響，若有人拿他的爸爸開玩笑，他立刻會變了另一個人。在一套喜劇裏，每一個角色也有弱點，而主角的弱點被寫成大受離異父母的影響，且會講他的治療師怎樣說，他的心理學家朋友怎樣說，就可見他們對這些關係毫不忌諱，要你直視，也希望每一個人直視。這是美國文化對父母及家庭關係的執着。



閃光的樂團

上周我有幸到現場欣賞了維也納愛樂樂團的兩場訪港演出。維也納愛樂是疫情爆發3年以後，第一個訪港的國外大型樂團，堪稱「破疫之旅」，為香港帶來世界頂級的藝術盛宴。在我的心裏，成立於1842年的維也納愛樂，絕對稱得上是一個「閃光的樂團」。

首先是樂團多年來都勇於開風氣之先，1959年，指揮大師卡拉揚曾率領樂團第一次訪問香港，維也納愛樂當時也是香港開埠以來，首個訪港演出的世界頂級樂團。樂團的最大一個特色，就是獨特的首席指揮制度，讓樂團得以和每個時代最優秀的指揮作藝術交流。因此樂團的主席並非由指揮擔任，而是由團裏的樂手選出。

此次我現場觀賞演出，意外發現樂團的主席竟然是多年未見的茱莉亞特音樂學院的同學Daniel。20多年前，我們都曾在茱莉亞特音樂學院，師從Dorothy Delay老師，但是畢業之後，我們各奔前程，各自為藝術事業而努力。當時社交媒體尚未興起，因此20多年來，我們都未曾聯絡見面，沒有想到時隔多年竟能在香港重逢。演出間隙，我與他相見，還記得當年求學的情景，其他的老師和同學。仔細想想，還得感謝音樂的神奇，讓當初我們有緣同窗，今日又是藝術讓彼此重逢。重逢的時刻，彷彿是樂團的演出讓當年夢想的光芒又再照進我的心裏。

閃光的樂團離不開藝術人才的培養，回想當年我在茱莉亞特的同學，像Daniel一樣，在

全世界的不少頂級樂團都擔當重任。閃光的樂團真正閃光的是那些音樂家和藝術領軍者。香港要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其人才是非常重要的。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中特別講了怎麼樣去引進人才，我覺得文化藝術引進人才非常重要，但最終我們一定要培養自己的人才。我們香港有一些年輕的、有才華、有潛力的藝術家，應該要給他們更多的機會到世界一流的團體裏去學習，到一流的藝術節去演出，跟一流的大師們合作，如果有這種機會，他們的進步就更加大，他們也會成為香港藝術文化界未來的領航者。

香港應該培養一些在不同的藝術領域裏的領航者，不僅是藝術表演和創作，特別我們在藝術行政和管理方面也缺少人才，缺少人才培養和儲備。目前這方面的情況青黃不接，不光是小型團體，就連大型的樂團、藝術節都急需相應的人才。我覺得特區政府應該加強對年輕藝術領航者的扶持和提升，增加包括藝術行政等方面的人才培養和儲備，提供更多可開拓眼界的平台。我創辦香港弦樂團的初衷就是給香港年輕藝術家一個平台，讓他們能夠有機會代表香港、代表中國站上世界舞台，未來很希望得到特區政府進一步支持，帶領他們，到世界各地、與不同的藝術家交流合作。我們和世界級的音樂廳和藝術節都在商談，希望讓香港藝術家的足跡都能夠出現在那裏，我覺得這樣的話，香港就肯定有更多年輕人願意去傳承藝術的發展，也能夠從中培養出未來的藝術領航者，真正擔負起香港促進中外文化藝術交流、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時代責任。

盯得更緊了，卻總有幾個淘氣的孩子捷足先登，摘幾個嘗鮮，惹得她直跳腳。待果期將盡，她拿出幾個無花果握在手裏，分給孩子們，他們隔着老遠咯咯笑個不停，並沒有上前去接。

這個初秋的傍晚，寧老太跑了。兒子一天過來兩趟，下午來做飯，家裏沒人，滿院裏找，不見蹤影。兒子想到她可能去的地方，找了個遍，最終在隔壁小區一老鄉家找到她。她頭髮凌亂，套着短袖薄衫，已然不知冷熱，兒子一路抱着她回家，累得滿頭大汗。事後有鄰居說，她得了阿茲海默症（俗稱腦退化症），腦子壞了，吃飯沒飽，經常亂跑。過去她是頂有主見的人，老伴剛得腦血栓那會兒，她把相鄰的一套二居室買了下來，兩套房子牆壁打通，讓老伴在家裏練習走路、鍛煉身體。然而，她不要讓兒子住在這裏，每天騎車來回跑，照顧完他們便回家，也從不留下吃飯。或許，這就是她的鐘盤，我的生活我做主，誰也不能侵犯。

寧老太瘋了。住在2樓的晨晨，把食指豎在嘴邊，「噓」的一聲，低聲說道：「她跑到我家來砸門，我從門縫裏看到她披着頭髮，好可怕啊！」話音落下，她拉着小夥伴的手，又跑去玩兒了。這是周末的午後，秋風不燥，秋陽懶懶，把樓下晾杆上的棉被和衣服照得喧喧騰騰的，好像膨脹得要炸裂，絲綢般的溫存撲面而來，撫摸着路人的脊背。

老，好似一把暴虐的刀子，殘酷地刮下歲月堅硬的鱗片，讓你措手不及，又無可辯駁。寧老太幾乎是一夜之間瘋掉的，老伴去世後處理完家事，她就像變了個人似的，以前鎔成簪的頭髮，披散開來，跋拉着拖鞋，身着白色短袖，雙眼六神無主，如死寂的潭水，在院子裏四處亂跑。她數十年耕耘的小花園荒了，她心愛的花草草慢慢萎掉，她用石塊和花盆圍出的空地也被汽車侵佔了，那是她的最後一道防線，以前是誰也不能侵佔的領地。

有一次，我早上起時間去醫院抽血，出租車停在她的窗下，司機倒車時不小心壓碎了她的花盆，那塊溼潤分明的空地被撞出一個豁口。她從衛生間的窗戶裏探出頭來，不依不饒地呵斥，「不能走！」司機趕忙下車道歉，連聲說「對不起」。頃刻，她從屋裏跑出來，雙手叉腰，攔在前面不讓走。司機好話說盡，要掏錢賠償，後面開車送孩子的鄰居也幫忙圍場，她才不情願地放行，走出好遠，我回頭望見她站在原地指指點點。

人上了年紀，活得愈來愈像個鐘盤，有屬於自己的規律，無論吃穿用度，還是生活作息。如果有一點逾越，他們就會不高興，甚至惱羞成怒。樓下後院是一塊狹長的公共空地，寧老太把房前屋後打造成個袖珍小花園，初夏的茉莉花、秋天的無花果，着實招惹着孩子們的目光。平日裏，除了吃飯睡覺，偶爾外出，她都守在窗前盯着以防陌生人闖入。那無花果跟着她也享福，用淘米水、雞蛋殼、魚內臟等施肥，一樹果子密不透風，乒乒乓乓數不過來，誰見了都垂涎欲滴。果子熟了的那段日子，她

其實的鬼臉，引發一陣尖叫和大笑，惹得周邊的人紛紛側目，收料又兼幫忙哄笑。不成想，下一個被笑的就是自己。跟隨人流緩緩走到街燈下，冷不防路旁竄出一個身披黑斗篷、頭戴發光紅牛角、面孔漆成慘白色的外國小哥，徑直把一張嚇人的臉逼近我的鼻尖，毫無防備之下大叫一聲，往後一縮，腳底下踩着後面人的腳，忙不迭地一連串抱歉，竟也被四周一圍笑聲給淹了下去。

這樣的香港真是久違了。久困疫城，越發覺得對自由張張氛圍的嚮往，對酣暢淋漓說走就走的想念，快要久思成疾。燈火通明，滿街人與人無間隙的接踵摩肩，迫切需要一場盛大的自發式狂歡來消解和釋放這幾年的沉鬱和憋悶。在各色裝扮之下的路人眼睛裏，這份迫切直接而熱烈。年輕人總歸是最簡單明瞭了。斜進去的街巷裏，人流稍稍稀疏一些，就能看到一群一群夜色都無法遮蔽的青春身影，席地坐在拉了第二的店前，飲酒說笑，嬉戲纏綿。

想着第二天還要上班，便沿着街道準備步行回去。沒有飲酒，只是在人群中流連了一段，居然腳酸到穿過石板街時還踉蹌了一下，就在本能扶住路旁鐵欄時，被手機屏幕上突然彈出的消息震驚到了：韓國梨泰院萬聖節發生踩踏，傷亡過百！樂極生悲的災難已不鮮見，下次再尋歡作樂時，還是難以避免。人終究還是情緒動物，尤其



執念過重的後遺症

無意中看到內地的一齣電視劇，男女主角雷佳音和袁泉都被公認為「好戲之人」，兩人在戲裏是相識相知有感情的一對，可惜結局從觀眾角度看，是兩人最後沒有走在一起而感到遺憾；但，最初認識袁泉並不是看了內地劇集，反而是因地演過一套港產電影，儘管跟她搭檔的是香港知名男星，然而袁泉的演技令該男星被「被比了下去」，在香港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。

已在內地定居投入內娛工作的香港演藝人士表示，有人故意在香港演藝人於內地工作上胡說八道帶風向地挑撥離間，說什麼「詛×」，簡直令人憤怒，為免影響心情，他們在網上瀏覽資訊時亦特別小心，跳過不看那些惡意的操作，或者減少上網：「內娛市場較大，演藝人工作的領域亦擴闊了不少，當然有些情況是極度需要改善的；雖然香港藝人未能在劇裏擔演女一或男一，不過擔演的角色亦佔戲份頗重，況且彼此也有選擇權，接工作前自會多方考量自己的利益所在，生活就像一個天秤，左邊付右邊收穫，亦明白生活的不完美，要讀懂圈子的定律，在意愈少自然活得更自在！別人有什麼要求及想法我們不需要知道，我不求大起，就無大落，只求安然平穩。再者，人之一生不過是數十年光景，倘若火燒得太猛烈，火焰很快就熄滅的，所以我有遺憾的事你也有，然而待人處世的心態從社會經驗及閱歷告訴我，遇到什麼事情先不要慌亂或手忙腳亂，而不慌不忙靜下心來就是大智大勇的表現，很多事情都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啞啦，變幻才是永恒嘛！」

演藝人依然滿腹牢騷說：「香港社會動盪期間，不難發現有些人是執念太多了，將自己困於死胡同痛苦自己，這些人往往高估自己在別人心中的位置（其實「他」並不重要），犯下錯誤也從不會在自身上找原因，人嘛，好容易生氣，十個有九個的苦均來自執念過重。」

姥為「老親家」，她憐惜幼小，當剪燭花的小道士不慎撞倒鳳姐，她直說「可憐見的」，又吩咐「別叫人為難他」，給他錢買果子吃；她教鳳姐區分軟煙羅和霞影紗，用粉紅的紗窗配瀟湘館的綠竹；她欽點裝飾品，把寶釵雪洞般的閨房裝飾得大方；她懂戲劇、愛音樂，最欣賞穿林渡水傳來的旋律……螃蟹宴上，賈母憶往事，先說早年史家有一座枕霞亭，又說起當年的一次「落難」，食玩掉進水裏，把額頭髮角邊碰破了，鳳姐笑道：「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，神差鬼使碰出個窩兒來，好盛福壽的。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，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，所以凸凸高出來了。」鳳姐以高情商救場，引得眾人一笑，賈母的一番話卻自有深意，預示盛極必衰。當然，賈母也是高情商的人，在表達傷感上很是含蓄。賈府最後一個中秋夜宴，鳳姐生病缺席，賈母嘆道：「有她一個人說說笑笑，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，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！說罷，不禁長嘆一聲，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。」大杯熱酒，五臟六腑隨之大動，把賈母內心深處的傷感暴露無遺，鳳姐生病為賈府走下坡路豁開個口子，更多的是甄家被抄賈府受牽連，隱喻悲劇結局。

不難看出，曹雪芹從小說一開頭就寫賈母過80大壽，後面斷斷續續傳遞出她的傷感與無力，正是以她的「老」反襯「樹倒猢猻散」的下場，也是用她的「老」凸顯生大悲憫大寬容，她最終活成了一棵大樹的模樣。20多年前，寧老太相鄰的房主還沒搬走，在後院裏養了一籠鴿子，經常偷跑出來啄她的花，她氣不打一處來。一天早上，樓上有個叫嚴嚴的小男孩，正準備去上學，趁大人去推自行車的空檔，他跑到後院裏，悄悄打開籠子的插銷，躡手躡腳鑽進去，挨個翻翻剛孵出來的鴿子蛋，好像不過癮，又用手心托起一個拿出來打量，然後又翻身放進籠子裏，臉上露出心滿意足的表情。這一幕，被寧老太全程看到，不禁嘴角上揚，卻沒發出聲來。後來，我才知道，用手摸過的鴿子蛋很難再孵化。寧老太的笑容裏盛滿了孩子般的稚拙，與可愛。

煙火裏的糾結

是沉浸在群體釋放的歡愉裏，很輕易就忽視了此刻身處何地，危險與否。就比如眼前的防疫措施。既揪心於每日五六千例的新增感染者，又憂心於久不恢復正常通關，百業凋零，經濟持續下行。一頭是眾人賴以生計的飯碗，一頭是年老體弱者感染後的久治不癒乃至重症死亡。任誰當家主事，都不容易下清晰的決斷。不過，事到臨頭，萬難當前，幾番糾結，口誅筆伐的發難對象，也只能是主事不力的機構，和那些無法做出貼近集體情緒決斷的主事之人。這大概就是社會運行的基礎邏輯，有了替罪的羊，有了擋箭的盾，每個看起來與世無爭的我，都純潔得如同今晚的月。

萬聖節前夕的蘭桂坊。作者供圖



誰不愛煙火濃重的生活？濃油赤醬，大快朵頤，麻辣勁爆，淺斟小酌，有鍋氣，有熱情，有歲月暈染的溫柔，有風輕雲淡的閒適，也有千瘡百孔的嘈嘈切切。白日裏為三餐奔走，專心致志，游刃有餘。入夜了鬆開衣領，卸下全副武裝，呼朋喚友。在橋底叫幾個小菜，天南海北，信馬由韉一通。直到天快亮了，困意矇矓，眼皮子沉重，散了場打車回家。癱在後座上，看東方既白，維港上的早班快船已馬力全開，正乘風破浪駛向澳門。去碰運氣的主婦們，想必已經擠滿了船艙，不是在摩拳擦掌，便是在心裏求告神佛。

萬聖節的周六，晚場電影散場了，特意在中環下車去蘭桂坊逛了一圈。不出所料，雖是口罩遮面，仍舊人潮洶湧。從皇后大道中轉入德己立街的路口，已見警察用紅色的警戒帶分隔分批放行進去，街兩側沿斜坡一字排開的鐵馬嚴陣以待。隨處可見穿制服的警員，四處巡視。沿着皇后大道中一直走上去，看到不少警車閃着尾燈，停靠在路旁待命。約30年前跨年夜蘭桂坊人踩人釀成的悲劇，已用21條鮮活生命，給這城刻下了一道疼痛的教訓紅線。萬聖節的歡樂氣息，並未因此受到絲毫減損。裝扮誇張的行人，三五成群，鬧鬧笑笑，時不時就衝到路人正舉着手機拍攝的鏡頭前，做個名副

煙火裏的糾結

其實的鬼臉，引發一陣尖叫和大笑，惹得周邊的人紛紛側目，收料又兼幫忙哄笑。不成想，下一個被笑的就是自己。跟隨人流緩緩走到街燈下，冷不防路旁竄出一個身披黑斗篷、頭戴發光紅牛角、面孔漆成慘白色的外國小哥，徑直把一張嚇人的臉逼近我的鼻尖，毫無防備之下大叫一聲，往後一縮，腳底下踩着後面人的腳，忙不迭地一連串抱歉，竟也被四周一圍笑聲給淹了下去。

久困疫城，越發覺得對自由張張氛圍的嚮往，對酣暢淋漓說走就走的想念，快要久思成疾。燈火通明，滿街人與人無間隙的接踵摩肩，迫切需要一場盛大的自發式狂歡來消解和釋放這幾年的沉鬱和憋悶。在各色裝扮之下的路人眼睛裏，這份迫切直接而熱烈。年輕人總歸是最簡單明瞭了。斜進去的街巷裏，人流稍稍稀疏一些，就能看到一群一群夜色都無法遮蔽的青春身影，席地坐在拉了第二的店前，飲酒說笑，嬉戲纏綿。